



李衛公文集卷六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中黠戛斯國號皆依蕃書譯字所以不同商量冊命時奏請依價相公華夷述便以黠

戛斯為定

與紇圻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進狀二附狀

與黠戛斯書意進狀附狀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二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意

賜彥佐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與紇圪斯可汗書

奉宣撰

皇帝敬問紇圪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
萬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
等至覽表具之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
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

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
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
顙請上尊號為天可汗是復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
併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
宗遣使臣王義弘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
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
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
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續奉丕
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為回鶻所隔又阻誠款
回鶻自謂天驕周修仁義肆行殘忍凌霄諸知可

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國滅其國邑皆已立 驅彼
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
叛之時嘗展勲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
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
鷓張益懷狼頭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
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又欲除翦
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
其悛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
敢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
乘其譁張使龔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
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衆擒朕再見公主
良深欣慰可汗旣爲讐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
後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
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
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
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
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
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
衆兵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

親

秉禮義之心重觀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淨零公主尋為回鶻劫奪又不歸國可汗所以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橐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答深誠實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欲垂命可汗時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謝懷行趙整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進狀
二附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

至覽書及

領所獻馬百匹鶻十 具悉

稟英姿生

實恐德未 覆愧漢宣無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宣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為可汗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 呼韓單于以郅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之後漢單于比以大父體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顧蕃敵漠南遂致朔塞底寧烽燧未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觀況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蕃漢之間爰

授

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弃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為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作

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
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上
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
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
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為可汗讎敵須去根本方保永
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汗
勿以飲食為甘戈獵為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
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恐
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

儻收吾憎必開邊隙則是蕃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
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三
二十人便却興復郢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漢深察此
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
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遺
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為一代
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变革焉得安於所習姑務
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
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遙制
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

積

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等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
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執想可
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二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
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
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宣
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

理淺近再陳嚴宸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賜黠戛斯書附進狀

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
并白馬二疋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漢以併君稟
耀麾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
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忒合將軍歸國後
漢使不來溫忒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
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
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為山川
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

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
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
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
此交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却兩楹間惡刺此一事最是嘉言緣回鶻雄
據北方代為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
穹廬大雪讐耻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以振於北方
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
敢保寇讎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

得今若合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
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纒離可汗五日便被回
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
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
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城
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
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

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兵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一本無是字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諱德伊斯難珠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休至懷共弘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點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盡不闕遺無不為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為允愜謹緣上進未審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密迺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抗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為吾砥柱每尅期深入屢剋狂鋒批亢擣虛導窾遊刃永言勲績豈忘於懷

昔 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
淮瀆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曰五年想卿等又在
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為功名仗義從軍固
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依食所資無
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明先登撫養之恩惟此
為報今者纔近丰歲未曰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
將士等各宜感勵成

名上黨既平天下無事從

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弃首為猖狂扇惑亂
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子為不忠之人死為負
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并部既安王師益振乘

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宜慰兼賜優賞卿等便
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
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壯國副茲厚
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驂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
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
兵權併感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
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
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二

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
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
有擾賞從後敕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
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僂郭誼等所興優賞並同
斐問王釗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
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
忠誠勿受姦人扇動妄生疑

扇動一作扇惑
妄生一作妄懷

賜党項敕書

敕自爾社歸知國家依附邊塞為我赤子編於黔黎

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
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
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惣元戎所冀群師聽命
而不敢自專諸部懷怨而有所彼訴奉我憲令以保
和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
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
輒此鳴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
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為條剖各使
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有濫政秉公
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為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

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敕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 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勲力平寧之際結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無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鼠守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虺穴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一本作先車背秦之惠覆孟明於二

嶠安國虜人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璆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鄉自惣戎麾累翦狂寇英威所振桀驁皆從仁義所綏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殼中豈謂黠虜之心尚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揣 情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

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
特立奇勲未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布却入東徑候
卿本道成功即令歸鎮經略之事全以付卿湏及塞
萬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孑遺卿先發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
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即宜追赴本道同力
翦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
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與王元逵詔同惟
向前九句詞不同

敕重順知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

食况卿先父當大和之際已有誠欵思靖隣封臣節
昭彰遐邇邇倂歎澤路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
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
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三軍上
請以幼子惣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
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縣悞昨士廉奏至
太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
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隳其門風
當徹瑟之夜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為
臣子所當共弃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

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
惟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
賞別有任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
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
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略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
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深縣深慮將校異
謀妄有制置八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

師却歸不鎮八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籍
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副卿宜深體朕懷
勉弘方略控馭朔塞為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
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彥佐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
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辱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
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為予之佑得不敬順天
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
元逵又蓄忠憤為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阻拔

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既以扼咽必當破
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為將帥誰
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藥伯之遷延且不副於詔
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
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
無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
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師征羗漢宣帝詔曰太白出
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
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
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仁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惣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
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塞旗深入本
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
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
耳為貳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
勣之取平 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
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又在徐州諳練士卒
今輟自天德與卿副領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

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坐覆妖
巢亦自勲歸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体朕至懷以
圖丕績

李衛公文集卷第六

李衛公文集卷第七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下

賜石雄詔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二首

賜汾邊諸鎮密詔意

停歸義軍敕旨

置孟州敕旨

李回宣慰三道敕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
在謀帥朕所以求鷲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摠率
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
之矛果能盪寇春言勲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
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教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
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謠舊
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
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

以二十萬兵頓於劔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
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
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
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
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
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
入昌豨冢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
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
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
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却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大原欲令充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離偏裨日近官秩尚卑指揮諸軍未即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未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收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感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日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丕手疏無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書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舉之外並敕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

威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傳相接例息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隳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積令賈群齎李恬書與卿將血屬同赴闕庭無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多劉恬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深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尅期深入每度皆捷聲勢轉

雄王宰已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嶮將弋在宥之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欵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貴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積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

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蕪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壁迺來頗自知惧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折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群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况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殊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

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錫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龍衣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想卿又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携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荅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今在太原應接戎事

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揚弁糾合征師衆統一旅迫
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
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為便近已詔元逵
出師五千人馬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
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揚弁將領又與亂
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搖心宜速與卿本道都
頭密意動靜與清朝計會掎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
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繼鴈門遏其歸路卿
便須出軍掩襲勿遺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
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
軍隱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
洛未靖光弼以上勲元宰移守盟津即知急病抹艱
因事為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
為吾雄屏爰求威望將以撫寧昔漢光武謂寇恂曰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
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勲
之日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
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一本作捕鹿掎角之形分常

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弘方略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

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為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大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為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持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鬪闕人今

為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魚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痍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痍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賜石雄詔意

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王宰詔同至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苟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宴

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既領節旄自有土地並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得遣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與彥佐等詔同向後別各有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擊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鋌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頻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二十萬鎮魏兩

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吝然生人膏血扞軸其空朕既為父母豈可坐延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况卿當道頃為盧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讎卿之騎兵海內精勁特處劉殘憤士百鬪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冠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綴其精兵不令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

何弘敬詔中改未抵邢州為未過漳河况字以下改為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

懷循咳思養違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
豈宜玩寇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在其攻緣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宣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掇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掎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勳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茲暴陵然擒狁孔

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
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體朕懷早圖戡翦上薦功
於宗廟下息惠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
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塞弓矢保乂生人
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
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
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
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

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併藩烽燧不設邊城
晏閒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
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為援振服諸
蕃百有餘年最為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
北邊猶為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却
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
非得其時也今吐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携
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
多闕儻彼鬪戰未定自有黨有讎一國之中疑懼相
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

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寧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為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

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書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欵特許來朝而又又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勲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叶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乂工

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闡宜分諸道節度團練使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教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輸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為要害之郡令所置制豈限常規積萬庾於教前尤資地利列二牙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為望縣其河清縣却還河南府縣官等並准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

一千人令敬弘推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教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逵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筭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飢窘復擾邊城仲武又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喻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勲解甲勞還免及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

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莅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而歸無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壕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無須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前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唯類務極

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厲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衛公文集卷第八

會昌一品制集

制詞

授噶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外置
仍封懷化郡王制

授噶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噶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授何清朝左分領蕃衛將軍渾兵馬制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上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子伽書思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授唃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

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獻等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欵於明庭

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唃沒斯特勒個儻慕義深沉有謀馭馱之生超千里驚鷄之擊厲九秋屬獻欵誠布于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載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又敦隣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携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可

授唃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救回鷓代雄絕漢名振北蕃而乃馭金革之強暴朝
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
獨蔚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嗚沒斯稟氣陰山
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
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叶
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鄰秦能致霸
得賢異壤晉實用財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
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
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救國家與回鷓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
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
而歸歎得不撫寧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
射鵬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
來附北邊願削任以圖全且橐弓而侯命矢其一志
之死靡他旣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廬歎塞即
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彰
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宅侯忠孝可保於
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授嗚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
勲仰惟前典嗚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侔良將
之材嘗佩明王之紱附於絕塞歲以再期秉是一心
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
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眄而長鳴劍上豐城因拂拭而
增煥朕以漢北平 守廣北狄避之號為飛將顧其苗
裔頗在龍庭美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隸萼之方
曄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為德令嘉其立志用以
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無賜姓

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
俾叅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
為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
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
欵旋觀深志可謂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樂呼韓
率服始有秩訾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族錫以
嘉名漢錫旄侯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疇捧日
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
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
銀川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
將魏得閔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
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
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個儻秉志堅心且
聞誓翦讎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舉
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鵬之騎未足侔功宜勉一
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

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
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旨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
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
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
瀚海都督到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
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為紇
圜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
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

南國家得以施拯拯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為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又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拯恤無所媿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害生人以退渾為

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接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為紇斡斯所困豈可一日慙忘舉國將相遺骸弃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寃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斂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

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
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為紇挖斯
所排遷集鳥徒流離蓬轉以汚揣度終難取濟前代
郵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
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
訾勸呼韓侂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
安全又戎子駒支特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親數於
朝駒支乃自侂不侵不叛何惡能為執政嘉之遽命
郎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
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辯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
權輿二國之禍侂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為晚恐未嘗思此聊
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汚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白日回鶻聞
此事盡頭問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
京交付藥羅葛九政藥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
汗都無定所來云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般次恐
諸蕃劫奪須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
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依前自遣駝馬般運此令兵

馬護送又云盟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倘順於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盟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弃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媿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進於飢渴願歸國家擾待之礼必與盟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朝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為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違則

制

朝廷欲疎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為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保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麤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紇圻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于道悉未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

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報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
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即至吐蕃以來赴此皇帝自覽
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
艱難之時常展勲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斡斯
離怨可汗無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馳
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飢饉兵教無多強敵倘
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無恐邊城之
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
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斡

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發曰紇斡斯即移
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無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
部落又云作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
逢着回鶻即煞踏布日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
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
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等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
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斡斯以寡為衆以弱為疆豈
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
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恨雄豪
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紇斡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

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
恃姪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
幸垂採納恐要見紇托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
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
軍以為模楷今之所觀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
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
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
舉棊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
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遇頓雪前耻再取美名莫若
謝罪朝廷別請戎師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
忝在近鄰素欽風義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
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忝
專征無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
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絳悞既以上聞便
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

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
深系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奎四月十三日到
城至三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聞
冀得實情姜奎狀併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
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
見本使又云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將妹
婿王再晟發遣山東兗邯鄲鎮佐軍虞候奎見女婿
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
十日追問梁叔乂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
使又不見醫官梁叔乂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

叔乂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
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
叔乂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乂職
事姜奎梁叔乂是彼腹心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
通狀併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
既不得面見固難辯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故使初奏
疾病姜奎梁叔乂並云彼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
且言故使尚未薨昔事以如此自是公等行詭譎之
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
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

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
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史省方回及常道軍
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為含
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惋如報私
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
等湏知罪惡貫盈神人共弃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
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
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搃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為列鎮之雄皆李
公之丁及說諭大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翦符寇於淮服草木為兵六十年間忠名尚在
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虔休代之追李緘令居喪
東路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勳成澤潞節義近
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隳王制豈有從
諫跋扈既又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德若委心澤潞
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足明劫脅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拒
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
性苞隱奸慝逗撓兵機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

事圖之尋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
彰誠動上玄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
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
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
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耻矧性命家族以徇驂童
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臣之鬼彥佐忝受明命總彼
戎師感歎之懷寢食忘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
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
爲人受禍免思竒策以副深心

李衛公文集卷第八

